



难忘的飞行

王洪智等著

難忘的飛行

王洪智等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60年·武漢

內 容 提 要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十四篇特写和短篇小说，是驻武汉空军部队一些业余作者几年来的业余创作。这些作品，从多方面反映了人民空军的成长，描写了空军战士在大跃进中美丽多彩的沸腾生活，表现了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作品的题材新颖，生活气息比较浓厚，战斗性强，可以使我们看到人民空军日新月异的新面貌。

难 忘 的 飞 行

王洪智等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frac{1}{32}$ ·3 $\frac{7}{8}$ 印张·79,000字

1960年6月第1版

196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统一书号：10106·447

定 价：(8)0.32元

目 录

千里长空送器材	馬国昌 1
荒山岭上会英雄	馬国昌 6
阿細族能飞的儿子	馬国昌 18
难忘的飞行	王洪智 40
初次跳伞	何有文 45
空中救战友	黃天乐 48
美丽的空中花朵	馬国昌 53
神鷹送甘露	刘观源 61
探家	張东梅 63
南海空战	馮德英 70
航綫	吳树昌 78
空投前夕	赵增元 98
黑夜激战	馬国昌 104
搶救	馮德英 113

千里长空送器材

馬 国 昌

七月二十九日早晨三时，这正是夜深人静，人们都睡得甜丝丝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一架从远途飞来的巨型的5112号运输机，经过一天一夜的连续飞行，在汉口机场降落了，飞行员们一下飞机，立刻受到了武钢派来的工人代表们热烈的欢迎，工人和战士们的欢呼声，飞机马达的轟隆声，响彻了静静的武汉三镇，轟动了不夜的武钢工地。

同志！你要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这里引出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来：

武钢的工人们，在大跃进的声浪中，以冲天的干劲，向世界宣告：“武钢今年‘十.一’就要出铁，‘九.一’就要出焦，在最短的年月就要赶上英国！”这个消息振奋了全国的人心。

巨大的焦化厂的炼焦爐，一切都检查过了，一切都计算好了，工人们在日夜地苦干着，要把出焦的时间提前到八月上旬。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问题出来了，在自动化的皮带运输机上，还缺一个五吨多重的减速器，没有这玩艺儿煤就运不上去，炼焦爐就不能按时出焦，这可怎么办？这个减速器还远在哈尔滨运不来，不凑巧的是偏偏又在这个时候因黄河漲水，黄河铁桥出了毛病，火车不通了，要从水路上运吧，

最少得七天，那怎么得了，急人呀！真急死人。

有的工人急得直跺脚，有的工人说：“如果这个减速器能长个翅膀飞来，该有多好！”

“能！我们能给它长个翅膀！”当空军部队知道这件事情后，决心派5112号飞机去支援。提起这5112号飞机，可真有点名气，机长是少校支队长韩兴华、飞行员李长蘊、领航员万先廬、通讯员刘有庄、机械师杨兴泰，个个是青年有为，机智勇敢，技术超群。多少年来，他们飞遍了全国各地，他们在长江泛滥时空投过防汛器材和粮食帐篷；他们在黄河上游勘察过冰壩；他们在河南水灾区空投过救灾伞兵和物资；他们在受了雪灾的青海的果洛区为藏、回兄弟民族空投过牛羊的饲料和粮食品；他们在东北和西南航测过森林和矿藏；他们从北京到广州运送过和平的朋友，他们为抢救灾民、支援祖国建设、保卫和平事业立下了不小的功劳；特别是他们曾经不顾天险，飞行在青、康、藏高原上，突破了美蒋所惊叹的“空中禁区”，胜利飞到了拉萨，开辟了北京——拉萨的航线，到达了世界上第一个高原机场；紧接着他们又穿过了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飞到了印度，开辟了中印国际航线，创造了历史奇迹。如今他们越飞翅膀越硬了，他们不仅白天能飞，夜里也能飞；不仅晴天能飞，而且在风里雨里任何复杂气象条件下也能飞行。

七月二十七日下午，当他们接受了运器材的任务后，全机组的战士们都坚决表示：“让武钢的兄弟们放心吧！我们一定日夜兼程，把器材迅速地运回来！”飞机从长江岸边的一个空军基地出发了，以每小时三百公里的速度，飞快的到达了哈尔滨。

減速器就要裝上飛機了，可是困難也來了，減速器這玩藝兒又高又大又重，早已超過了飛機的載重量，就是能裝進飛機去，也運不走呀！這可怎麼辦？這困難沒難倒我們的戰士，他們立即採取了減少油量、分段飛行、分段裝油的辦法。

器材裝上了飛機，在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正，振翼前進了。誰知飛機剛起飛不久，就遇上了風雨，烏雲滿天，巨風呼呼，大雨沖打機面，高空的側風吹刮得飛機上下顛簸，但全機同志同心合力，穿過密密的雲層，始終保持了正確的航線。下午五點三十分安全地在瀋陽落地，他們迅速地加了油，吃了晚飯，在七點十四分，又從瀋陽起飛了。

這時天已黑了，風雨也停了，在航線上是萬里無雲，月色皎潔，深藍色的夜空映襯着滿天的星斗，戰士們飛過了綠坦坦、霧茫茫的松遼大平原，通過了地面上猶如星斗滿布的工廠、農莊、城市……越過了古老的長城，一進山海关，進入了一望無邊的華北大平原。啊！真美呀！真使人心情舒暢呀！駕着長風，趁着月光，遙遙望去，我們可愛的首都北京、天津和唐山幾個大工業城市，紅光一片，接接連連，燈火輝煌，莊嚴美麗。首都，我們的母親！在那里有我們的毛主席，有我們無數的工人、農民在夜以繼日地大躍進着，這些情景鼓舞着空中的戰士們奮勇地前進！

半夜十一時正，飛機安全地降落在山東某一個機場里。他們剛一走下飛機，機場的同志們就飛快地給飛機加了油，炊事員同志們聽說這一架飛機是支援武鋼的，半夜里爬起來，突击着給他們做了頂好的夜餐，深更半夜的不知從哪里弄了許多汽水和冰棒給飛行員吃，這頓飯是吃美了。

正要起飞，想不到更大的困难又临头了，指挥室突然下令：“停止起飞。”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会，机场的调度员气喘喘地跑来了：“报告机长同志，前面的航线上，在大名府和东北湖之间，出现雷雨，天气危险，不能再飞。”

飞行员们一听，都急得火了，“不飞怎么能行呢？”机械师杨兴泰急得问调度员说：“我们这个机组是‘全天候’机组，什么天气也能飞！”

调度员说：“我知道！可是不能违犯空中的纪律呀，在前面不是一般的雷雨呀！按气象员同志报告，在前面的大黑云团里，有极危险的巨雷闪电，飞机卷进去，不管你技术多好，也会机毁人亡，不能走呀！”

不能走，这怎么能行，战士们想到武钢工人兄弟们在眼巴巴地望着这部器材，越想越着急起来，明知道遇到这个天气不能走，但不知为什么竟和人家泡起“蘑菇”来，左说右说还是不行。

机长韩兴祥说：“同志！你知道我们运的是什么吗？”

调度员说：“我知道是咱们武钢用的器材，我比你们还急呀！……”说着他也为飞行员们作起难来。

过了不久，还是领航员万先廛有板眼，他说我们改变航线，躲过雷电，绕道飞行，这不是很好吗？“对！这个办法太好了！”同志们都高兴得跳起来，上级也批准了这个计划。

深夜零点正，一颗绿色信号弹划破了黑色的夜空，把飞机送到了天空，5112号机又开始艰险的飞行了。

飞机在三千公尺的高空，飞行了十分多钟，天空中突然

赶来了团团黑云，刹那间，雷声隆隆，电光闪闪，飞机被风雨打得颠颠滚滚，忽忽洒洒。机长命令：“躲过雷雨，转道南下。”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紧张的时刻，飞机完全进入了“盲目飞行”。飞行员紧握操纵杆，两眼死盯着仪表；领航员以最快的速度在地图上计算新的航线；通讯员“滴滴答答”紧张地发着电报和地面取联系；机械师在仓前仓后沉着地检查机件，保证飞机安全。

南飞，一直向南飞，绕过高山，躲过雷雨，航线上所有的地面电台，都以极其关切的心情，引导着这架飞机前进。

穿过雨层云，跨出大别山，到处是晴和的夜空，一切危险都没有了，飞机安详地降低了高度，进入了武汉地区。到了！可到了！你看，武汉三镇，长江大桥，武钢工地，都一一显露在眼前。武汉人民都还在梦乡，时间是七月二十九日三点钟，5112号机按时降落了。

天大亮了，灿烂的阳光，照得长江金光闪闪，武钢的工人兄弟们，热情地把5112号飞机的空军战士们，接到了武钢来作客。

在高高的自动运煤机的悬空通廊里，架工和钳工们正在紧张地安装着刚由飞机运来的这个巨大的减速器，炼焦厂马上就投入生产了。工人们看到飞行员们走到了自己的跟前，高兴地伸出油腻腻的大手和他们亲切地紧握着，幸福地拥抱着，眼里含着泪花地笑着……这是多么动人心弦的会见呀！

钳工组长关铁超同志，拉着机长的手说：“多亏有你们呀！”机长向着亲爱的工人老大哥们说：“武钢是我们自己的工业基地，建设它是我们大家的事呀！”

荒山岭上会英雄

馬国昌

警卫在荒山岭上的模范对空监视哨所——第五哨所，越来越出名了。

很久以来我就听说，这个哨所凭着群众的智慧，在一座荒山野岭之上，在那极平凡的生活里，创造出了令人惊心动魄的事迹——多年如一日的保卫着祖国广大人民的安全。为了这，上级领导机关把他们通令嘉奖为“全能哨所”。上士哨长陈加塘同志最近还出席了全国空军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为了这，军内外报纸的记者、摄影师、作家……都纷纷登上荒山，采访报导，写诗赞扬；为了这，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一再号召全国各地的空军部队，一定要去五哨所学宝取经。

名声这样大，我却一次也未去过，去过的人回来之后总是向我说：“老马：你不去五哨所看看，就等于你没有在空军里工作。”究竟有多好？我天天想找个机会去看看。

一 向荒山前进

1959年1月6日，机会终于来到了，我跟随着一个参观团出发了。

说起这个参观团来可有点不简单；它是由新近参加全国青年和全国空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一部分空军功臣代表组

成的，在他們之間，有在鋼鐵運輸中号称“空中列車”的功臣；有出色的完成飛行訓練的飛行員；有在修護飛機中獲有重大發明創造的機械師；有紅專大學的戰士校長，還有優秀的全能炮手、雷達手、醫生、炊事員……這些著名的空軍英雄戰士們今天要在荒山之上會見咱們的英雄，這個難得的群英會，更引起我很大的興趣。

這天早晨，天氣格外寒冷，大卡車開出喧嚷熱鬧的城市，沿着筆直的公路，穿過許多村鎮，一直向目的地奔馳而去。

車上的人們，雖然都穿着厚厚的棉衣，蓋嚴頭臉的棉軍帽，可是這敞蓬的大卡車奔跑起來，卷着陣陣刺人骨肉的寒風，真冷極了。誰知車上英雄的小伙子們，都沒有顯出一點寒冷的樣子，他們擠在車上說說笑笑，指手劃腳的跟我談論着他們參觀的愿望。

有的說，他主要是想去重點了解一下，咱所是怎樣在荒山上白手起家的，有的說主要是想去了解咱所怎樣在很短的時間內，在軍事技術上成為全能手的，有的說要去看咱所的業餘學校是怎樣組織的；有的說去看咱所的生產隊是怎樣生產的，有的是專去看咱所戰地俱樂部的，專門學習一下牆報組、讀報組、文娛組、球隊的活動經驗……

我沒頭沒尾的听着他們的談話，心想：一個荒山上的咱所樣樣搞的這樣好，一定是把幾百個戰士都發動起來了，要不，那能有这么多的組織，这么多的成績？

汽車在奔跑着，我低下頭，無意之中發現汽車上放着一小口袋米，一筐茄子、白菜，還有豬肉，和几瓶子酒，我不知不覺的自語道：“拿這個干什么？”

一个模范炮手跟我說：“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嗎？山上的哨所整个才八个人，鍋小，东西缺，讓我們吃一頓就快吃垮了。今天我們还要自己做飯哩……”

“一共才八个人？”我驚訝的几乎叫起来，难道就是这八个人做出了这么多的事！

二 八个人擰成一股繩

經過长途的跋涉，一天中午，汽車在一个小小的山村边停了下来，山村的背后是几座高高的大山。

到了，前面上山沒有公路，汽車不通。我們都跳下車来，正要整队上山，小村里走出六个年青的战士来，后面跟着老乡，一剎間，鑼鼓喧天，鞭炮齐鳴，原来是哨所的同志們，他們除两个同志留在陣地上值班以外，在哨长陈加塘同志的率領下，全班人馬都出动了。

六个战士整整齐齐的站在那里，敲着鑼鼓，喊着口号：

“欢迎各个战綫上的功臣們来檢查我們的工作！”

“向老大哥看齐，向英雄們学习！”

我們都激动的跑过去，和他們紧紧的握手，拥抱，大伙亲亲热热的簇拥着，向一个最高的山頂爬去。

这山，直上直下又陡又高，英雄們手拉手，肩并着肩，你搶我夺的背着我們带来的粮食和蔬菜，沿着修的很整齐的羊腸小道吃力的爬着。

在密密的松林里，濃綠的馬尾松，淡黃的野草，映現出了这一队穿着葱綠色軍衣的行列，从山下望去，象是一条长长的大蛇，盘蜒而上。

我与哨长陈加塘上士，跟在后尾，哨长手里抱着很多刚从山下老乡家里借来的碗筷，他說，山上忽然添了这么多客人，連碗都不够用了。

我抓紧着每一分鐘的时间，跟他談着話，想多了解一点情况，可是不管我怎么問他，这个英雄的哨长，总是不多說話，要說就是那么几句：“我們沒做多少工作，請首长多指示，……”他那个羞答答的样子，真象个大閨女。

我說他象个大閨女一点也不假，你看他长的那个样子：小个子，白臉盘，长长的睫毛下面閃动着一双明亮的大眼，旧棉衣洗补的干干淨淨的，一說話还紅臉哩。他生长在四川一个农民家里，沒念过書，一入伍，就在高射炮部队里，不久，团部命令他带着七个战士踏上了这座荒山，白手起家，搞起这个哨所陣地来。

我們走着談論着，突然惊动了松林里一群正在寻食的野鷄，它們拖着美丽的长尾翎咯咯的叫着逃跑了。

看到这群野鷄，哨长給我講了这样一段故事：

那是在他們初到这里的日子，他們八个人带着报話机、武器、鍋灶、被褥，爬上了山峰，准备在这里安家設哨。可是在这杳无人烟的荒山上，不但沒有一戶人家，就是吃水也得从山底下河沟里去背。山林里光秃秃的，除了石头、野草、馬尾松以外，一无所有，只有那制高点的山峰上，有一个早已破烂了的小屋。小屋倒塌了，深深的野草从小屋里长了出来。山下的老乡們听說解放軍要在这里安家，都摇摇头說：“好孩子！这个荒山野岭之上有什么住头？”还有一个农民告訴他們，有一次他上山打柴累了，想在这小破屋里来歇一歇，还

沒進屋就嗅到一股刺鼻的騷味，里面是什麼東西在嗥叫，他湊近門縫一看，三條大狼正撲在地下打架，吓的他慌忙的跑下山去，從此再沒有人敢進這小屋裏來。

聽到這麼一說，戰士們有些害怕起來，戰士們都是十七八歲的小青年，從小生活在平原，突然來到這深山老林裏，雖然都有保衛祖國的決心，但要真的長久的住在这里，思想上都有些搞不通。八個人中就有五個人鬧起情緒來。黃玉龍在家里讀過兩年初中，又在機關里工作過，他一個勁的講怪話：“这里有什麼前途呀！”邱清中怕生活太苦，要求調換個工作；劉萬模的愛人知道他長久的住在这荒山上不能回來，告訴他以後不要再給她來信了；陳木洪家里也寫信叫他回去，哨長找這五個人去談話，任憑他再怎麼說服教育，一下都說不通。思想混亂呀！工作真難進行。

在那些天里，陳加塘難過的吃不下飯，急的轉出轉進的，他想：“難道定要選擇一個舒適的環境才能保衛祖國嗎？”為了不讓敵機偷襲，為了保證廣大人民安全，一定要按上級的指示在这里安家。

怎樣使大家的思想不混亂呢？他想起了上級黨常給他講的兩句話：“千難萬難，依靠群眾就不難”，“千條萬條，做好思想工作第一條”。他把兩個思想穩定的同志找來，商定了個辦法：“帶頭苦干，說服大家。”從此以後，他領着大家就干了起來。

他們值班設哨，壘牆蓋房，凿山修路，挑水打柴，……勞動一天，戰士們累了，陳加塘就和幾個戰士給大家燒水做飯，掃地、修鞋，晚上他總是拖着疲倦的身子爬起來給值夜

哨的战士送大衣，給翻腫的战士盖被子，一有空就給大家讀書、念報，談心、拉話，用祖國和家鄉的建設成就，美麗的遠景來鼓勵大家……

劉萬模原來怕愛人離婚，大家在一起研究了他愛人的來信，共同寫了回信。後來他愛人來信說：“不管你在山上呆多少年，我都等着你。”高興得劉萬模合不攏嘴。大家又研究了陳木洪家中的困難，全所八個人共同給他家寫了信，說明在部隊里生活、學習、身體都很好，又叫陳木洪照了個象，大家把平時節省下來的錢給他寄回家去，母親連忙回信，叫兒子安心在部隊里干，不要慌着回家……慢慢的大家的思想疙瘩都解開了，干劲也大了。只剩下一個邱清中還不太安心，大家就一齊對他做思想工作。人多理多，又都是亲身体會，沒多久不但思想通了，而且學習的很好，還成了一級技術能手。

我聚精會神听着陳加塘的敘述，心里很是激動，我說：“這哨所搞的好，全靠你啦！”

陳加塘一下子臉又紅了起來，他滿不自然的說：“我一個人能做多少事情，主要是靠大家呀！如今我們八個人都擰成了一股繩，干什么都有勁啦！”

“還有一點不能忘掉！”陳加塘指着那山谷底下說：“你看到那片樹林里的一座白色廟宇嗎？那是個護林場，林場里有一位老头叫王金卿，當年他是一個老紅軍戰士，如今在這裡看樹林子，一有空，不論白天夜里他常背着斧頭，摸着山麓小路，到我們小屋裡來講長征故事，他常說：‘黨的工作還能分個好壞，看樹林子也是革命工作，苦什麼，比起長征的時候差的遠哩！’他一說我們的干劲更大啦。”

我問：“离哨所还有多远？”

陈加塘指着山峰上那面隱隱約約的小紅旗說：“快到啦。”

三 荒山上的乐园

同志們一登上峰頂，在松树林边，就看到哨所八位英雄战士自制的木馬、单杠、沙坑、籃球架……再走过一节石崗，那坚固的小瓦房，高高的电台天綫，对空观察哨棚，厨房里的炊烟，猪圈里的小猪，洁淨的小院都展現在眼前。人們立刻被这荒山上的乐园給吸引住了。

功臣代表們沒顧得歇脚，就三三两两的和哨所的战士們手拉着手參觀起来。

最使人注意的还是他們初来时那間破墙倒壁、野狼群居的小屋，經過战士們辛勤的劳动，沒化一个錢，用山上的石头、木材、野草，把它修的滿象个样子了。战士們真是心灵手巧，在那不到四十平方米的小屋子里，隔起了两間寢室，一个俱乐部（兼学校教室）和一个指揮室。

在指揮室的报話机旁，在哨棚的观察崗上，英雄的战士們时刻的了望着藍天，監視着敌机的活动。誰都知道，在我們祖国的各地，有着无数銅墙鉄壁般的歼击机群，高射炮群，和星罗密布的雷达网，这些和哨所比較起来，这个小小的哨所也不过是滄海一粟，可是誰都不能小瞧它，因为它充当着高射炮和歼击机的耳朵和眼睛。

他們的任务是重大的，而又是那么平凡，有时一年半載也发现不了一次敌机的活动，但是他們时刻都沒有放松过警惕，在那漫长的年月里，不論是白天深夜、刮风下雨、逢年

过节，战士们照例的站在自己的阵地上，保卫着千千万万人民的和平生活，正象哨所战士们说的那样：“每当晚上在山峰上站岗的时候，远远的望见城市上空辉煌的灯火，我们常常觉得很骄傲，因为我们虽然在荒山上很寒冷，但保证了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并不觉得寂寞。”

的确，他们的日子不但不寂寞，而且过得非常舒畅愉快。你看他们的“战地俱乐部”，那真是五光十彩，要啥有啥。一进门就看到了毛主席的画像，墙上布满了光荣榜、标兵台、战备训练评比表、各种飞机机型图、大字报栏、元旦墙报、诗歌园地（许多到此参观过的人留下了不少的诗歌）；屋里还放着讲课黑板，每周课程作业，直流收音机、手风琴、二胡、笛子，屋内的左边还有一个小图书馆和阅览室，书架上新添了许多空军积极分子会议赠给的新书，如“毛泽东选集”，“红旗飘飘”，长征故事……样样都有，书架上还放着一个明光闪亮的瓷器做成的玩具——小鸭子，小鸭子长颈大嘴，样子滑稽。战士们你玩一会，我玩一会的满喜欢，据说这是空军积极分子在北京联欢时，共青团中央送给陈加塘的。

在寝室里，用木头支成的床铺上，放着整齐洁净的被褥，墙上贴满了跃进计划，天安门图，胖娃娃玩鱼画，屋里升着煤火暖烘烘的。

在这里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难倒我们英雄的战士，荒山上没有炊事员，他们就自己做饭；没有米、没有水，他们就开山修路，下山去背；没有肉，没有菜，他们就开荒喂猪，自给自足，他们喂着好多大肥猪，种了白菜、韭菜、大葱、大蒜、东瓜、西瓜，今年收了八千多斤，吃不清，用不完，为了节约，